

三朝遼事實錄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十四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男會苾穉芻甫較閱

乙丑天啓五年正月 皇帝勅諭平遼總兵官都督同

知毛文龍邇登萊撫臣以爾所報奴情具聞朕已勅
樞輔督撫諸臣申飭警備念爾海外孤軍尤關倚角
數年以來奴未大創然亦屢經挫衄實爾設奇制勝
之功朕甚嘉焉茲特賜勅諭爾其益鼓忠義悉殫方
畧廣偵精問先事伐謀多方牽制使奴狼顧而不敢
西向惟爾是賴其所需器械已着該部卽與餉臣酌
量接濟朝鮮形勢相依恭順素聞已喻中外所請先

通鑑纂要卷之四
一
准王封聽行國事尚需特遣以荅忠勤爾其宣示朕
意俾與爾協同心力以制狡奴軍興有年兵機宜審
爾及將吏酌審情形便宜從事務殄克逆用佐天誅
朕不受異數以酬爾將吏欽哉故諭

兵科陳維新題今日在藉名賢如王在晉之鎮識通
猷識者共仰其出蒼生倚以爲安伏祈立賜起用則
舉錯公而民心服矣○大理寺丞徐大化題稱科臣
陳維新所舉王在晉等俱矯矯名賢英英物望臣不
敢再竇云

二月大理寺丞徐大化疏云臺臣李蕃曰始終願樞

輔爲裴度斯言殊有深味臣又進之曰始終願爲韓
范夫賞必以功爵必以漸古今用人之衡量也有如
無尺寸之功而遽膺推轂之任此自漢淮陰以後一
人而已今幾三年何不見有淮陰之分毫也且併
尚方之劍與樞輔等則權不得馭矣無寧留餘地以
存節制徒使驕蹇自矜道臣不得關其說監軍無可
效其謀則亦始事之過也國家不幸有喪師失地
之事人臣公憤義不容已何乃聚黨十餘輩橫身營
捄手握重兵之輔臣何以呼之卽來不奉詔而至黨
人之力至此極矣不可復加矣

當時祇知重將權。不知所任之非將也。將非淮陰。尚方劍何可輕假。久假不歸。權在總制。巡撫上矣。同一劍也。經畧以之振兵飭紀。總戎以之招賄市權。遼事孰舛於斯。督師閣臣不奉。朝命直抵國門。震驚大內。夜半召樞臣奉聖諭。逐還山海。取司官執結抵通。而聖意乃安。其始而行邊也。孰趣之。既而還闕也。孰召之。樞輔事事率意以行。裴度韓范其寧有此耶。

三月兵部題自奴酋煽禍。遼土沉淪。而南四衛屏翰之邦。悉屬腥羶戰爭之地。惟金州東聯海蓋。南近登

萊爲奴之防我所必爭亦我之伐奴所必取遊擊張盤以孤軍雄據其地而兵力單弱旋爲奴兵所攻退保旅順欲圖恢復而孤懸不可恃也登撫前議城南至旅順口一百三十里三面距海唯北面狹東東西相距僅十里許挑斷此地引海水以自固設墩堡以防守則百三十里沃壤可屯可耕卽可團聚遼民數萬人金州以南旅順以北遂成不拔之基已經覆議允行間戶部會議減登餉十萬兩該鎮因挑濬之費無所出尚未舉行胡遽有旅順之失乎張盤駐師旅順朱國昌駐師長行島曾有功駐師三山島皆毛帥

所撥守百里綦布鼎足傳烽自以爲可保無虞以待
三方興師爲聲援何物奸弁如曾有功者不奉撫鎮
之命擅約張盤朱國昌破土興工及二將至而有功
違約不來卽有虜騎猝至重圍我師張盤力戰被擄
朱國昌罵賊陣亡惜哉忠義之將爲有功誘陷一至
此也奴兵復至旅順破城殺將血塗遼民之慘不忍
見聞曾有功潛匿四日坐觀諸將之歿竟不出一師
爲掇援又扁舟至旅順長城焚其火藥擄其婦女細
觀前後情節有功之罪上通於天矣應行登撫會同
毛鎮設法擒捕立正三尺張盤之被擄必無生理歟

節之朱國昌俟登撫查報從優議恤逃難遼民流寓
可憫通應亟行賑濟者也○奴破旅順遊擊林茂春
等邀擊其歸路斬獲有差

工科郭興治疏樞輔慷慨視師之時豈不欲唾手三
韓功成一戰乃國家歲供百萬之餉養十四萬之
衆財盡民窮莫知所終始況又不盡入征戎之腹徒
半充貪弁之囊夫剝百姓之膏脂供此輩之吮吸人
心不平軍民疾痛故今日之事輕言召回樞輔非
計也重言召回樞輔亦非計也惟祈勅大小臣
工從長商議勿持兩端含糊莫決庶事體畫一料理

有人以戰以守恢復可望矣

王在晉起南京吏部尚書

聖諭毛文龍朕念遼土未平逆酋驚伏尚緩策勲時
懷肝食惟賴爾文武大帥殫力竭忠設奇制勝埽清
夷氛用雪國耻匪頒厚賞何勵純忠爾提孤軍駐窮
島將兵時出奇捷屢聞使逆酋狼顧未遂鴟張已三
年矣惟爾之庸朕寔嘉尚又思各將士僇力行間暴
露良苦朕曩於督師輔臣有錫賚矣茲遣內臣司禮
監管文書內官監太監王敏政忠勇營副提督御馬
監太監胡良輔齎捧詔諭冕服冊封李侗爲朝鮮國

王道經皮島特賜爾銀一百兩大紅蟒衣膝襪段絳
絲一百二十疋昇爾以備賞功之需爾尚益矢壯猷
秘籌勝筭結聯屬國獎率三軍養我全鋒制奴必命
使封疆克復卽帶礪可盟朕不食言爾其仰體欽哉
故諭

按新餉額放折色山海每月連馬乾用銀二十六
萬三千九百四十六兩薊密永通天津每月用銀
八萬八千九百一十三兩計一年共該四百二十
三萬四千三百三十兩今東交登萊解運計一年
該用六十五萬兩又山海本色計米八十五萬八

千一百七十八石除截漕外餘該用銀五十三萬
四千二百九十兩計豆六十一萬六千四百石內
除屯堡高糧搜括外其餘該用銀三十一萬七千
二十兩計草三百萬束該用銀一十六萬八千兩
計米豆水陸運腳價該用銀三十六萬三千八百
兩以上合本折計之通共銀六百二十六萬七千
四百四十兩去年額外代工部發山海器械銀十
四萬又代兵部銀七萬發毛帥而去年之額外代
工部發山海器械銀五萬黔中供應支廣東銀二
十萬不與焉及查新餉派額除湖廣四川雲南廣

西一半收黔餉外實該解部銀三百六十四萬兩
新增鹽課蘆課鈔關約該銀四十三萬及省直襍
項約該銀一百八十萬又遼東舊餉三十萬兩以
上共銀六百十四萬卽令全完已虧額十二萬七
千四百矣乃核其實到部之數自天啓四年止僅
共解四百四萬三千六百兩又浙直等處扣買米
豆登萊處新兵備用約銀九十五萬共實得銀四
百九十九萬三千六百兩零其餘總計一歲額欠
遂至一百二十七萬三千有奇矣則加以額外出
辦之四十六萬不欠至一百七十三萬餘兩乎

御史崔呈秀題稱當奴酋犯順之日諸臣言兵食惶惶競爲危急之談及奴緩亦與之俱緩日爲結黨排正之計職業不修漏舟甘處殆至臨渴掘井則何益矣榆關何地樞輔何職身肩重任屢疏告休關門兀坐豈奴酋乃臥理之所能奪其魄乎至於恢復之議不過寬皇上東顧之憂耳七年之教未能一日之用何望紙上空談口中浪語實爲誑上爲欺君職之所不忍言賈誼所爲痛哭流涕長嘆者也四月御史張鑛疏稱空言騙官利口卸擔之間嗚泰稀職原不爲過而乃聽其解綬回藉逍遙畫錦致令

說鬼說夢之曹即借事掄揚圖燃既灰之灰又如陶
郎先劉國縉贓銀又經計部題准抵還軍需然非
嚴責撫按恐終付之逝波又如何棟如一案按臣梁
之棟查勘已確尚未見作何追解其究必至於朝
廷之賞罰無權言官之糾彈不靈上下相蒙養成頑
鈍之世界天下事尚可爲哉

戶科孫紹統疏云三韓淪陷寇逼門庭邇陳十餘萬
之師於榆關詎不欲一舉而殲茲匪茹奏捷恢復然
恢復之事如其知彼知已能戰能勝我備而奴不來
奴來而我能禦昔日聞風披靡委而不守之城果能

進一處隨守一處制奴而不制於奴旦夕底定可期
一朝夷氛全滅雖國家虛耗已極或發帑或權借
尤可辨此幾百萬金錢一費永省誠爲上願如其風
鶴之際兵心未堅攻取之間反爲奴乘而且未有變
計日侵紙上之兵徒作谿壑之填是江河實漏卮必
不得之數再一二年奴戈不必西指我國家不知
如何景象矣

吏科玄默叅兵部尚書趙彥以山東開府幸妖民之
亂起躋樞筦之職撫臣身任地方先事不能剪遏亂
萌臨變又復妄殺無辜謂爲罪案可也卽以功罪相

準可也乃受事以來與職方郎中方孔昭毫無善狀
武官非賄不陞其子開倖竇近日開鞫賄金之事業
已昭昭在人耳目真令人愧死無地矣○御史王瑛
叅趙彥以妖功而獵宮保邀賞世廕受恩已過厚矣
登司馬之堂未見嘉謨可佐邊防惟側聞長安喧傳
有謂陳獻謨許武元開鞫盜銀曾賄送本兵千金者
有謂本兵曾批執照許令二犯開鞫者使非緝訪之
嚴發覺之早不幾委聖恩於谿壑乎以司屬邊關
具瞻之一彥而本之不清雖欲邊無債帥將不剝軍
賊不內犯不可得矣○九卿科道奉

聖旨會議樞輔去留

吏兵部等衙門會議得樞輔三年之內東夷驚伏西
虜獻琛疆圉枚寧允稱壯猷勞績詎可泯乎乃議者
不勝鰓鰓過計謂兵有逃曠而不可問不有養癰之
憂乎餉委逝波而不可清不有沃焦之憂乎將士猜
忌而不奮迅不有風鶴之憂乎然以樞輔得君專而
任久兵之宜簡宜練固其素所規畫者餉之宜減宜
增固其素所裒益者將之利恩利威固其素所節制
者操之縱之慮無不可咄嗟立辦但恐自此遂無憂
計則轉輪苦于不繼而踈虞出于意外不能不煩當